

隸韻

隸韻攷證卷上

大興　翁方綱

上平聲

一東

韓勑碑陰東字頂上一點不至如此太斜中間左直之起處不如此太曲下二筆非如此此圓注

婁壽碑蓬字右上小捺不如此出波尖几一字之內上下有似右捺放出者皆無上下二筆同用出波之

理此書內類此者不可枚舉今略言其一二而已其餘可類推耳

費鳳碑蓬字右上廾頭連下夊之起二筆以婁氏字原證之知劉氏此刻原本初不誤也葢重刻時鐫工之失

史晨祠孔廟銘蒙字內小横之上無此一小畫筭不知何由多出

毅字下辛䇂造橋碑藝臺碑凡二字攷此二碑皆實

稷日稷即日昃也此乃誤以爲平聲祖紅切謬矣此
條一楷二隸皆刪
景君碑忠字下内一點非内向
鄭固碑忠字前後再見其前一忠字上是方口其後
一忠字是圓圈用篆勢此碑之字每以篆法參入隸
也劉氏此刻專取其後用篆勢者不必改方口亦可
愚謂漢碑中有一字前後數見者如但婁氏字原沿
有異勢自應並載之以俟學者採擇
其圓勢而誤爲斜角之形則謬矣至近日顧氏隸辨

則專採其前方口者此碑後半中段久湮至乾隆四

十三年始出土則顧南原未之見耳

婁氏武梁祠畫像碑祝誦氏以誦爲融按史氏學

齋佔畢以祝誦爲沮誦與洪釋之說不同婁氏即

据洪釋亦止以資攷異可耳豈宜竟以誦爲融乎

附識於此

三鍾

孔宙碑恭字下小左點作向右迴彎右二點向左迴

礜不知此書何以忽誤作兩邊四個圓圈之形以致
婁氏字原亦沿之此書之謬莫有甚於此者
魏大饗碑匈字此書謂即胷不知此碑云匈奴單于
豈得誤爲胷乎此條應删
孔宙碑靡字內邕巛下誤多一橫口下弓誤作[illegible]
婁氏字原蹤字引郭仲奇碑魯峻碑皆以縱爲蹤
而援漢書蕭何傳發縱指示句不知蕭何傳顏師
古注已駁正矣豈其讀漢書而不知顏注耶二碑

以縱爲蹤固不必疑而蕭何傳所不當引姑附記
於此
五支
鄭烈碑馳字婁氏字原右邊也上左筆起處另自一
小撇不與下長彎相連此可以證劉刻之誤也劉刻
益本不誤其上起處似一小撇甚微轉嫌婁刻過於
放長耳然劉本今已被工匠重鐫竟似與長彎連下
矣若非字原竟莫之省也字原亦竟有裨益處

字原云孫叔敖碑技即祇字集韻音示蓋借用按
孫碑見技首蛇爾雅枳首蛇謂有兩首技不端也
此條因集韻而謂技即祇字集韻同音之字此類
甚多豈可牽合謂即祇字乎附記於此
字原李翊夫人碑虧即戲字按李翊夫人碑於戲
夫人不當入支韻戲字下也附記於此
隨字條下妻氏字原增入隋字云穀阮君神祠碑
其祀隋廢集韻隨文帝省隨之辶以爲代號而史

傳已多假借用此字按縠阬神祠碑自是隳廢之
隳非隨也不當誤引又按婁氏字原每條下多沿
劉氏此書為之或又增數字於後有沿而誤者有
增而誤者今皆附記於此

六脂

史晨祠孔廟銘雖字顧氏隸辨改正字原之誤似有
所見然字原因劉刻而致誤耳此碑雖字左半正在
石泐處存攷可矣

梨至犂凡楷書四條隸六字皆應在十一齊部内黎字之下

婁壽碑徲字即栖遲之遲又作遟遟又作遲遲又作徲也不應特出徲字信此刻是坊賈輩所爲耳

校官碑畀字借作俾字當入俾字下非尊畀畀字也或謂是畀字亦非

禮器碑彊字右半内下双其上彎折處稍多出

武梁祠像碑祇右邊中横之末上有小點而其末筆

不如此放長波此書內凡遇此碑字多失在放尖太過此碑本漢隸之極細者故不甚有出波之地

王純碑糜是縻字不應入縻下此洪文惠所已言者

七之

孔宙碑熙字左邊內下一轉筆誤橫穿內右邊己中閒開口處誤多向上半直

婁壽碑嶷字下半左矣右足皆誤

八微

楊淮碑𦘫字左曰之上誤多一横畫

九魚

楊君斜谷碑於字數見其作於者上一點與下半長彎不連其作才者亦與後人楷勢不同此所摹竟似後人楷書矣

唐公房碑居字下口是方非圓石本極明白不知何以致誤字原改正是

禮器碑胥字中間横畫之上誤多出一小直

武梁畫像碑初字左衣之内原石是一小直其末微帶起似横而非横亦非另起也此作中間另出一小横筆失之字原亦沿此誤

十虞

魯峻碑娛字右口之上左右皆無穿過頂上之筆此誤

石經尚書無字左頂一撇竟竹後人楷勢矣石經尚書拓本固無全帙以予所見洪範無有淫朋實不如

廿此未可据

魯峻碑毋字此採入毋字下按魯峻碑未有禁止詞之毋字也此是遭母喪之母字不應謬誤至此

魯峻碑偰字右下廾是穿上之筆此摹誤

十一模

孔宙碑陰盧字項上直筆微有欲穿下意方合走頭之勢此摹竟不穿下葢南宋時榷場北碑已不能盡得精拓矣

尉氏令鄭君碑吥字此碑在隸續第十九卷弱䀹𤓰
句是孫無吥字劉氏此刻必不能出於洪氏所見之
外也此碑下半原在土中昔張力臣摸濟州碑考嘗
歎此碑下半湮霾無由出土今方綱力勸黃秋盦與
州牧劉君謀之竟升扶全碑矣實不見有此字存疑
可耳

十四皆

夏承碑皆字左上匕之起處誤多一折婁氏字原又

因而誤爲另多一筆則謬之甚者矣

十六咍

孔廟置卒史碑來字中二人原石並不出波此直誤作楷勢

鄭固碑裹字石無此字洪釋已無此亦存疑可矣

戚伯著碑十字右下多出一筆必非無因也而此碑今無拓本婁氏字原又微異愚詳考之如史晨饗孔廟碑材字此書所未收今以精拓本諦審之其右下

一筆作自左而右之勢而其再下又有一小筆亦作自左而右掠之勢即以此書所載郭究碑其右邊第二橫畫亦是自左而右視字原爲可据其下亦又有一小筆亦是自左而右之掠勢非直下之點也以此推之則戚伯著碑右下多出一小筆亦是右掠之勢戚碑字多奇異或劉韻爲得其實耳

此部内婁氏字原哉字重出兩個七十二皆夏承碑也而又皆誤附記於此

十七真

戚伯著碑仁字左邊人旁作雙直葢篆書之勢似作二直而非二直也此豈得泥以爲一撇下二直乎即如夏承碑仁字用篆勢亦似二直而非二直也敬告學隷書者如必欲依此勢則寧從篆勢爲之而勿援据戚伯著碑則不至於敧妄作之流弊矣

魯峻碑民字上コ之下横右内垂注而下與中横起處相連而未嘗又穿出中横之下也其中横之右末

靠上處有一小點此皆失之

武梁畫像碑鄰字左上坐此此摹失

十八譌

楊君斜谷碑春字下日因讓出右捺所以上斜而下仍平也此摹竟作半邊斜圓失之矣字原沿此而更失

鄭固碑遠字此字正在今石泐處此所摹猶可借以想見之也字原沿此而以中間穿下之筆分爲二層

誤矣

二十文

唐公房碑雲字下厶不如此太欹斜

夏承碑𦾔字即策勳之勳宜採入下條勳字内非薰字也字原入勳字下是

武梁畫像碑勳字左頂無點非也原石左上有點

二十二元

卒史碑元字上第二横右不出波

二十三寬

魯峻碑温字作溫此摹右上作口誤

孟郁脩堯廟碑乾坤坤字作巛與婁氏字原左丿末向外者不同按洪釋云此字與頴川字相類然即今所存衡方碑此二字同在一石而川作川巛作巛未嘗相混也此字當以劉韻作巛爲正

景君碑衰字下左丰上出頭而此直之下半向外微彎右下内多一小筆此皆失之

二十五寒

楊君斜谷碑韓字右半韦此摹於其下㇕失在右内轉下多一小直耳字原沿此則更加誤

楊君斜谷碑殘字此摹每筆皆出尖鋒謬甚大約此碑筆勢通體瘦勁皆以不出尖鋒爲正之失此摹本

夏承碑彈字左弓之上彎是二筆而此誤連作一筆其下彎之下起處是一筆折過之勢而此作另起皆失之之誤此原刻

武梁畫像碑蘭字內外橫畫皆不出波大約此書於漢隸不應出波處率多誤爲出波也此摹本之失

二十六歡

蔣君碑寬字以分隸之勢論之心字末筆似不得上捲內挑也所以字原此內心字改作橫波與他處隸法心字相似然若果如此則又是一字內上下皆出波矣恐未可執一以論也寧以劉刻爲是○平都侯相蔣君碑豈可删去相字竟云平都侯蔣君乎故吾

謂此刻是南宋坊賈所爲耳

魯峻碑官字内下之末横稍誤長出一毫非其原勢石經論語端字宋拓本攻乎異端端字右下微誤

二十七則

史晨祠孔廟銘則字左半何以致此歟斜背莆陽方伯模爲陸放翁親視裝治漢隷十四卷無一字差誤所謂無一字差誤者足知南宋時北碑隔遠其裝褾時紙痕揉溼不免有失真之處也偶有差誤莫之能

正即如劉韻此史晨碑刪字必是所見裝治紙痕之失也而婁氏小史直据此以摹入字原左半欹斜遂更加甚安得不細論之

郙閣頌還字此字原石正在泐處此爲可寶顧氏隸辨特就今所見重刻本採之所以致誤耳

魯峻碑遂字此字右上半正在石泐處此刻足以資考

二十八山

漢隷如戚伯著碑吳仲山碑羊竇道碑之類體皆奇異若果其拓本見存則學者必詳觀慎取勿戾於正斯亦可矣今其拓本不存僅据輯隷者傳摹之影從而爭效之未有不啟流弊者也如山字劉韻採周憬功勳銘中直無改而左右二直皆末尖向右或在原碑寓參差矯變之勢學者亦當知所慎擇而今遽就後人所摹以爲隷體有如此者則何以處前所論孔宙碑恭字史晨碑删字乎往時在詹事廨一同官學

隸者寫山字其中直起處作兩大開之勢其傍又多出兩大開之斜筆歸而檢婁氏字原果有所採第四十九袁良碑山字如此然驗之洪釋板本其上岐開之二筆未必至如此之寬出也且即使袁良碑山字有此奇異而撰集之家於此等字存而勿質又何害乎

下平聲

一先

卒史碑先字上橫筆左邊起處略有上出之勢非另作一筆此失之

王稚子闕先字左上起處與左下一筆皆摹誤字原沿而加甚

史晨祠孔廟銘千字上一筆自右而左與今楷書同勢石有泐痕恰在此處拓本竟似一橫畫以致劉韻誤摹如此足見此一微泐痕南宋時已然矣字原乃改爲自左而右以合於隸勢而豈知此處實不如此

武梁畫像碑千字頂上一筆亦是自右而左婁氏似知欲改而仍誤何也豈南宋時北方之碑精拓本難得如此乎

楊淮碑年字頂上一折直下此作二筆誤

魯峻碑謁字左上三筆斜逆掠過此摹太短則非其勢矣蓋亦拓本失真之故

二僊

華山廟碑延字右上太方末筆起處原石與左下筆

接連此誤離開

鄭固碑延字左下之末不如此此出尖

鄭固碑焉字石泐諦審下半尚露右點亦活筆不似上三點之圓也此在碑下截久已殘失雍正六年始出土知者甚少

校官碑𠃵字右上非一圓點亦非有一小横乃是斜拂小筆連下也

禮器碑𠃵字右上是𠃊非人

虔字下採楊君斜谷碑叓字按此是更非虔此誤作虔字

樊敏碑窔字洪釋云即究字此誤作穿宜刪

武梁畫像碑巔此誤爲顬宜改正

先部内字原載孔宙碑六以爲天字按孔宙碑自有天字反置不採乃取此字此是於六時靡句六即變也訛謬極矣又賢字條下引校官碑臤字謂與劉熊碑崔鳴一震皆蒙上文故賢鶴从省此不

知何人謬説乃誤採之附記於此

三蕭

唐公房碑堯字此在碑之第一行正今石泐闕處此字足以資考

鵰字下字原尉氏令鄭君碑鵃字與鵰同按此字尚宜再考未可遽執爲定説也附記於此

四宵

韓勑碑陰瑤字此摹右下横内無二小直筆今世所

傳拓本此處亦皆無此二小直筆然予所藏宋拓舊本此右下大橫之下實有二小筆不意劉氏在南宋時亦已不見精拓以致如此

蔣君碑撟字非橋也應入上聲矯字

字原昭字下云嚴訢碑去斯照照義作昭按此非借用義作昭也唐以前人書昭明之昭字皆下有四點其映照之照讀去聲者則下無四點所以杜詩才兼鮑昭愁絕倒是無四點鮑明遠之名作昭

而讀去聲也黃庭經照照則是有四點讀平聲也
嚴訢碑照照正是漢人書昭昭之昭豈得云義作
哉此可見南宋時已無詳考此字之原委者矣而
其書名曰字原何哉附記於此

六豪

鄭固碑嗁字此字在碑之下截殘石一片久湮不出
雍正六年始出土濟寧人李鶠得之今嵌學宮之壁
此字上半已泐而下半尚可辨惟劉氏此刻足以證

之

夏承碑蒿字項上二筆非横點乃逆注也惟宋拓乃辨之

卒史碑袞字下左撇末頓不出鋒尖此誤

魯峻碑陰毛字此所謂魯峻碑陰者即洪氏隸續所載魯峻碑陰也隸續云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据度其石之廣適與魯碑合碑載千丁馬吕吳誠夏侯等三百二十人爲魯君作謚此有馬丁夏侯姓

者又字體頗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按南宋時北來之碑多憑傳聞之說苟非實有確据未可遽信也以今考之實非魯峻碑陰也此碑今在濟寧州聖廟二門之東壁下予嘗親到碑下碑甚高疊二案始能手及其額乾隆壬子三月三日竊嘗手題姓名一行於碑額之空石間手拓其陰以歸與此無一字同者此洪氏隸續所載魯峻碑陰不知是何碑之陰誤附於此非予親到碑下孰辨正之

即如韓勅禮器碑兩側題名洪氏所不載婁氏字原第二百九韓勅孔林別碑兩側題名沈虞卿名為韓勅碑兩側題名劉氏隸韻目為韓勅碑陰而不敢定為禮器碑陰也南宋時北碑之難得如此

夏承碑𨁈字右內之左邊中一小橫此誤多出上彎

九麻

魯峻碑𢍏字中直之上頂無向左彎出之筆此誤多出

唐公房碑𠁽字碑石此字已泐而黯淡中尚可想見劉氏此刻可寶也婁氏字原複出兩個廿三而兩個皆謬

字原載余字條下又引所謂臥雀篆上文之說前已辨其謬矣此條又云鏡銘竟字非篆上文豈未讀漢書竟寧年號乎附著於此

十陽

楊淮碑楊字右下内是三撇此處合外内凡五筆此

尚少一筆

袁良碑方字今無拓本可驗凡若此類即使非甚誤亦寧且慎之

芒下周馬李三碑按周碑茝緇李碑阸茝馬碑廹茝此㐌即艸頭字茝廹也狹也此條一楷三隸皆應歸入聲二十陌部內非陽韻芷字也

楊淮碑將字右內無上複出之一橫畫不知何以誤多出

夏承碑傷字左人之頂横掠處其右末不出尖而此誤出尖右中横之末出波而此反不出波
暢字一條一楷四隸皆改歸去聲
禮器碑粮字右良不如此此𢿱斜此等之誤亦由爾日裝褾紙壞所致說見前刪字矣
十一唐
魯峻碑前有堂構之堂後有棠棠之棠說者以爲皆堂字也劉氏隸韻取此碑棠棠之字入棠字下又取

堂構之堂入堂字下蓋集隸爲韻自應如此不得以棠借爲堂遂轉删其堂構字也婁氏嗜異每多收假借之體觀者必据婁氏所採而笑劉氏之拘泥吾甚不欲從婁而寧從劉矣

魯峻碑郎字左頂起處不如此過仰下內小直筆與下橫不連

楊淮碑郎字左上一筆却是大彎自右垂其下無小直筆此皆失之此原本之誤

孔宙碑康字中横之左邊不如此外外出魯峻碑陰康字非魯峻之碑陰不知何碑之陰也已詳前毛字下矣後不具述

鄭固碑卬字左上小横之外不出頭此誤原本之誤

夏承碑皇字下内二小筆之左一筆亦誤出尖大約凡出尖者皆有失也此書尚可摘一二說之若婁氏字原則不勝其枚舉矣此摹本之失

十二庚

魯峻碑庚字右下正在石泐處不能因石泐遂以爲無此右下之末點也予藏極舊之精拓本諦審此處實有一點之起勢可辨想南宋時此間亦因泐痕致掩其點劉刻不深詳遂摹如此而婁氏字原因之使學者竟謂漢隸庚字末無此點不可不辨也

華山亭碑亭字按此碑末句永亨利貞此是享字非亨也不得以亨利貞相連遂誤作亨也予方謂集隸爲韻應視其字體不應盡從假借而今又謂此亭不

應作亭者正謂恐敵嗜異者之互核耳漢隸亭字豈無他碑可採而必採此乎

景君碑彭字末筆不放尖波

武梁畫像碑兵字頂上是一小撇自右而左不與左直相連此原刻之誤

夏承碑明字右月內之下小橫不如此止作一半而多空其右原本之誤

景君碑鳴字右鳥內上半是連三小橫合下一大橫

凡四筆此摹少其一筆原刻只三筆

史晨祠孔廟銘生字左頂起筆不如此太長垂下竟似楷書矣原刻微短摹本稍長

卒史碑牲字左牛上横起頂不如此之過彎右生上横起處則無此上出之筆此摹本之失

卒史碑瑛字右末是斜掠一點此誤作捺

楊君斜谷碑縈字上左火之𦐇外是二筆與其中間亦作二筆相應此原刻誤

十四清

鄭固碑旌字右下是王不出頭此摹誤

禮器碑并字上左一筆㒾自左而右其下二筆皆穿上出此碑并字前後再見此皆失之

婁壽碑聲字左土上短下長耳右直上留空而下小橫之末左不穿出其右上橫不出波其下撇另起起有向外之彎此皆不合原刻左土上短下長此摹本之失

禮器碑聲字右上不如此純方今此口之下橫外末

微有石泐一線恐觀者不察以爲劉韻得其未泐時之真影則又失之故不可以不辨

孔彪碑疋字凡三筆皆似後人行楷之點有出尖矣然此碑乃漢隸之最近楷勢者此字筆勢實如此並非摹誤○按疋字自應入去聲雖所採桐柏廟碑前後再見亦揔以入去聲爲是

楊淮碑城字右内フ此作小横誤原刻之誤

卒史碑史晨碑誠字右内フ之肩皆穿過末一長筆

此皆失之史碑右末長筆收處尖波竟作楷勢則太誤原刻之誤

武梁畫像碑令字左右無波下亦無此斜波

史晨婁壽二碑營字中一上皆無此點

十五青

孔彪碑冥字下大之撇與後人楷勢無異愚嘗謂此碑是隸中之楷也此反摹誤

孔宙碑銘字左上内一小筆亦非出波摹本之誤

史晨碑廷字右上小筆末不出尖左邊中間凡作兩個向內迴折之筆其第二個迴折另自爲一筆第二迴折之下末長出左外一分許不與上下相連而左頂之橫點自左而右却有向內微出之尖此皆失之王稚子闕靈字中間一横與下亚之上横相齊不如此太短其內二小筆則是對挑二點非二直也

魯峻碑齡字左上止之末横不與下直相連其止上
以右是向左一點亦非小横原刻之失

卒史碑經字糸旁上第二筆此摹出外太尖不成字

勢矣此書後第十卷入聲二十六緝内給字糸旁亦

有此失不另具說

史晨碑經字左下小直太過

十六蒸

武梁畫像碑繩字末不出波

史晨碑稱字右三點非圓也其下二横相齊何以上

横有出波乎

孔宙碑稱字方上一筆是逆非順右上一筆及三小點皆向右作波而此反不出波

魯峻碑陵字右上第三橫無出波此誤作波

十七登

史晨碑增字令石已泐以舊時精拓本驗之其左內點非圓右上二筆非尖此摹本之失

十八尤

韓勑碑陰郖字左下不如此此太圓竟成篆勢矣漢隸

諸碑惟鄭固碑字有帶篆勢者韓勑碑則惟盛下皿字微寓篆勢餘字無此不得使學者謂韓勑碑郵字有篆勢也

卒史碑午字起處一小筆不如此垂下

婁壽碑攸字右上橫不與左內一直相牽此誤

史晨碑脩字右邊第二橫畫是平非斜

王稚子闕州字中直之末亦向左彎出此誤作直

孔彪碑彪字左下一撇不出尖此誤出尖而又太短

十九侯

王純碑謀字言旁六横畫皆斜右高左下婁氏字原亦依此宋槧本不誤而毛氏汲古閣重刻字原六畫皆平其失如此姑舉一以見其概

二十一侵

卒史碑壬字雖不誤然此碑壬寅字凡三見其第一壬字中横長出其後二壬字乃三畫相竝而末横亦與上二横等是以與王不同也今不用其前一壬字

專用其後二字而又將下一橫過於長出則直成王字矣愚所以説凡碑内一字數見者如略無小異則止採其一如稍異則宜分析著之劉氏此書竟不知於卷前别撰凡例耳

夏承碑臨字左臣内缺其口之右邊小直此字正在華東沙所藏宋拓本闕三十字之内以吴山夫所見舊碑補之則此臣旁中口實有此直也後又從一友處見舊拓本乃此臣旁竟無此右邊小直前九魚部

内除字左卩内二小彎之下多出一點此此舊拓本亦與相同是則足以資攷異者此二處必非漢碑所有然既有一舊拓可證則其沿自何時不可遽詳姑記於此但學隸書者不得援此以增新耳婁氏字原亦沿此

武梁像碑陰字右上筆無出波

二十二覃

孫根碑甝字婁氏字原收入眈字下按字原以甝爲

眈字竹邑相張君碑覞䚀字與虎視連文收入眈字自可耳若孫根碑虩敥無所据之書亦無所据之義洪氏隸釋謂是眈字亦不著其所由遂可据以定爲眈乎。孫根碑虩敥字从虍與从見者不同洪釋不知何据謂即眈字也若易虎視眈眈是疊字亦本不與敥義相連蓋洪氏以爲虎視必是戚嚴之字故與敥字連合耳然虞注下聅貌非專以戚義爲訓也即王注戚而不猛亦因下視意演出之不專訓戚也即使兼戚義亦是兩字雙疊爲文其孫根碑虩敥既非尢旁又非雙疊之訓何所据而以爲即眈字乎劉氏乃以楷書標出覞字即以孫根碑虩字收入又無別碑他條可以互證此啟學者臆斷之弊斷不可以爲訓

辛史碑南字中間二小直筆不如此此穿上

二十三談

老子銘三字此碑今未見拓本不知第二横畫果如此近上遠下乎婁氏字原諸字多沿此書爲之而此第二横却不然也以篆法論則惟王字第二畫近上王即禾字尚不可而況三乎嘗與友人論篆或有援某印章三字中畫近上者實不知其所本得非即因劉氏此刻而相沿弗深致耶凡事非實有所据則寧闕

之

二十四鹽

夏承碑殲字右上多出一小横而其上又誤作圓點婁氏字原亦沿此其誤固不待言矣乃婁氏之書又出一去歹旁之𢧵字云淳于長碑義作殲不思其上標目七十二者即夏承碑也淳于長即夏承之官此碑又無二殲字實不解其謬誤之由矣

噡字用孫叔敖碑噡字此碑噡字借作優游之游已

詳具於洪氏隸釋而劉未之知乃誤爲之廉切字此書實出爾日坊賈輩所爲何疑乎此條一楷一隸皆刪

楊淮碑廉字内上是左右分掠之二點其内二直下不穿出下點之上並無此多出之横畫此葢爾日所拓紙墨有失而致誤

二十六嚴

孔宙碑嚴字正在今石泐處此所摹足以資攷

二十七咸

石經尚書鹹字尚書洪範石已不全此句尚可見而左半正在泐處左半不如是之濶不知左半果如是否其右上實有點而此失之

二十八銜

魯峻碑巗字内右下ㄎ與末乂離開不連此誤連此原本之誤